

苦楮树下的村庄

谢光明

“啪”地一声，父亲重重的一个耳光摔在我脸上。

十四五岁那年，我留的长发遮住了眼睛，也遮住了自己的路，开始逃学。父亲包容我的叛逆，但绝不允许我逃学。那天下午同学们放学后，父亲找到我，一脸的愤怒，出手打了我。我感到十分屈辱，捂着火辣辣的脸跑开，父亲的怒吼紧紧追着我：“不许回家！”

天很快暗下来。我独自坐在村庄后山那棵苦楮树下，看着父亲打着手电筒，来回寻找，就是不愿回家。夜深了，村庄几十户人家逐一关门熄灯，只剩下我家昏黄的灯光从大门里透出来，洒在熟悉的小巷。突然，苦楮树上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啸叫，声音像一把利剑，刺穿心脏。人们曾经议论过，有人说那是掘墓鸟叫，三五日村庄必要死人。有人说是金钱豹叫，只有金钱豹才爬得上那棵苦楮树。更多的人相信是鬼叫。紧接着，让人不寒而栗的叫声又一声声传来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跌跌撞撞离开苦楮树，慌不择路，爬过荒坟，拼命往村庄那条亮着灯光的小巷跑去。不久后我才知道，苦楮树上是猫头鹰在叫。

后来，我还是让父亲绝望，走向了与他殷殷期盼相反的方向，回到村里，当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跟着他早出晚归，春种秋收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我不明白的是，大人总是妖魔化村庄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们长大后离开村庄。我觉得农村很好，春暖花开，自由自在。坡上那棵苦楮树，初夏时节开花，犹如一团白色轻云，散发淡淡馨香，熏得无数蜜蜂与蝴蝶醉不能归。秋天，苦楮籽落雨般哗啦啦地掉在坡下的菜园和屋顶瓦片上，松鼠面对一地搬不走的苦楮籽一愁莫展。苦楮树是一块风水宝地，乌鸦喜鹊为了争抢这块地盘，经常大打出手，在村庄上空上演惨烈空战。就连马蜂也要参与进来，将一个个水桶般的窝搭在树上。

霜降时节，忙完了稻谷的收割后，父亲带我去深山捡毛栗和苦楮籽。皖南地区，山高田少，古往今来，缺粮是常态，父辈的副食经常是主食。苦楮籽含有淀粉，用苦楮粉制作的苦楮圆子、苦楮羹、苦楮豆腐在缺粮时能代替米饭。不过在我印象中，父亲很少吃这些绿色美食。森林里，父亲用树枝仔细划开落叶，就像捡稻穗，把一粒粒苦楮籽捡起来装在麻布袋里。偶尔，我们会在树洞里发现松鼠的“粮仓”，里面藏了不少橡籽、毛栗和苦楮籽，父亲喜出望外，就像捡到了宝，全部掏走，把树上的松鼠气得上蹿下跳。父亲回忆说，58年，他十来岁，快要饿死了，是邻居给了半碗苦楮羹救了他一命。按理说，父亲应该更喜欢苦楮淀粉制作的羹和圆子，但他却很少吃。“看了就作呕。”他说，“吃太多了。”那天，父亲闪了腰，我挑起捡来的苦楮籽，一副不足百斤的担子，身上绿色上衣粘上一层白色汗水盐渍。当我精疲力尽地坐在石头上休息，看到同龄的伙伴骑自行车燕子般飞过我身边去县城读书时，我开始感到后悔和自卑。

捡回家的苦楮籽，晴天摊在竹垫上晒干，下雨天不能上山劳作，就把苦楮籽研磨成粉，然后用水过滤，沉淀。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工序，最后将苦楮粉放在大缸里当粮食储藏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研磨苦楮籽需要两个人在石磨上操作，一个推磨，一个往石磨进口塞苦楮籽。真不知道父亲一个人每年是怎么研磨出那多苦楮粉的。我一岁左右，父母离婚，家里就我和父亲两个人，他是没有帮手的。“你要学一门手艺，砖匠、木工或裁缝什么都可以。”那天，秋雨绵绵，我跟父亲在河边搅拌木桶里的苦楮粉，他揉着腰，苦口婆心地对我说。他还是希望我凭借一门手艺离开村庄。我向父亲妥协，答应他的要求。我选择学油漆，希望用缤纷的颜色改变生活与人生。不过我要求去城里学新技术，喷漆，不想跟农村那些老师傅学。父亲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把我送到市区叔叔家，去油漆技术培训班培训。

事实上我并没有学会油漆技术，但从此真的离开了村庄，去许多城市打工生活，一漂就是几十年。有时候，一觉醒来，不停地摇头，恍惚着自己身在何处的迷茫。逢年过节回家，我总要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呈现给日渐苍老的父亲。他经常在村里把我吹得天花乱坠，好像我在外面当了官，发了财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求职、加班、讨薪这些他从未经历过的事。后来，在外面有了自己的居所，我并没有多少欢喜，尤其是看到我的孩子，跟我回村庄，说是去走亲戚，我感到恐惧。我恐惧父亲老去以后，我可能再也回不去村庄了。孤老零丁的父亲，他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让我离开村庄，不知道他现在面对越来越空寂的村庄，一个人坚守那栋越来越旧的老房子，心里是否有未曾料到的遗憾。离开家乡，是我们这辈人的宿命，走或不走注定都是痛苦。

前年，我去县林业局，请林木专家鉴定了村里那棵苦楮树的树龄：130岁。林业局将它登记编号，纳入重点保护树木之列。每次回到村庄，我都要去坡上看望那棵苦楮树，在树下拍照。春夏之交，它依然繁花似云，蜜蜂蝴蝶成群结队在树上流连。秋冬之际，落果如雨，松鼠还在为搬不完的苦楮籽发愁。风中萧萧，雨里飒飒。它像一尊高大威猛的守护神，静静守护着脚下的村庄，我的家园。



黄鼬 图片来自网络

飞仙黄鼬

潘新日

我们不止一次地看见，黄鼬从高高的墙头上飞身而过，深深的，为它练就的轻盈身躯而惊讶不已，很想和它一样，展示一下自己的轻功，可惜，也只能在心里想想，放到现实中，比它更智慧的人类，是根本做不到的。

我对黄鼬的认知，大多源于长辈们的传说里。家乡人习惯把黄鼬称作“黄鼠狼”，也叫“黄大仙”“黄皮子”。无数个漆黑的夜晚，黄鼬从他们嘴里跑出来，一个个都变得深不可测，让人匪夷所思，不敢相信。

黄鼬的身上，确实有股侠气。

可能因为黄鼬是老鼠的天敌缘故，乡下人对黄鼬大多是持有敬畏态度的。据说黄鼬一年可以杀死三千多只老鼠。当然，我说的是它的主食，时不时，它还会偷吃一些鸟和鸡，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村东头的二秃子曾经向我描述黄鼬在三步之内刺杀田鼠的一幕。他说，黄鼬的动作之快、下手之狠、出击之准，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及的。眨眼间，田鼠便成了它的刀下鬼。

我对二秃子的话深信不疑，我知道，黄鼬能做到。那天，我在瓜棚里啃西瓜，突然看见，黄鼬一头扑进水里，箭一样射向水里的一条鱼，就在水里泛起一朵血色水花之后，便见它叼着鱼，滑过水面，迅速消失在草丛之中。我几乎看傻了眼，真想不到，这个陆地上的剑客，水性也这么好。

不过，对于我们这群孩子来说，它就是个不干好事的坏家伙，它总是喜欢半夜跑到鸡窝里偷吃鸡，惹得鸡犬不宁。我相信，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历。大冬天的，当你睡得正香时，冷不防的，它会扒掉挡在鸡窝门口的大石块，一口咬住鸡的脖子，撒开腿就消失在夜色里。如果不是鸡的哀叫，你根本无法寻见它的踪影。我曾经从黄鼬的嘴下夺回一只老母鸡，可能是我的反应太迅速了，它吓得赶紧丢下猎物，逃跑了。可惜，那只老母鸡还是死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惋惜说，这只老母鸡是最能下蛋的，明年又少了一只能下蛋的鸡。我们可不管那些，只管吃。那一刻，我们的内心还是感谢黄鼬的，不是它的刺杀，我们

怎会有这样的口福。

村子里的小脚老太太们可不那么认为，她们老是神秘地供奉着黄大仙，祈求它们能够安分，不要进她们家偷吃鸡。听母亲讲，隔壁的姨妈养了好多黄鼬，串门的时候，可以听见它们在姨妈堂屋的天棚上打架的声音。我奶奶说得更邪乎，黄鼬会把别人家的鸡蛋偷给我姨妈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谁也不知道，就知道姨妈会神神叨叨地过阴，都是借已故的人，腔调很吓人，中了谁的邪，就学谁的声音。老准，啥事都知道。想不到，这一弄，竟叫村子里好多年没有人敢做一件亏心事。有黄鼬在，啥事都给你说出来，谁敢？

村东头的二秃子可不管那么多，他专门下夹子逮黄鼬。那年月，一张黄鼬皮可以卖十多块钱，能买几十斤大米。他是捉黄鼬的老手，每次下夹子，都可以夹到黄鼬。很长时间，我一直不明白长辈人的话，黄鼬不是大仙吗，怎么算不到二秃子布下的陷阱呢？现在想来，它毕竟还是一个普通的小动物，只是出入神秘且刺杀准确而已。但奇怪的是，后来，二秃子得了一种怪病，差点送了命，最后还是姨妈为他许了愿，他才渐渐好起来。自那以后，二秃子还真的不再干逮黄鼬的事，我猜，他是怕了。

在乡下，黄鼬在它的世界里尽情表演，昼伏夜出，地上跑的老鼠、天上飞的小鸟、水里游的小鱼、田里爬的长虫，只要它盯上了，必死无疑。它是大自然最凛冽的杀手。

电视里播过黄鼬的纪录片，我看过，黄鼬一身的本领都是练出来的，包括捕食和一身的轻功。黄鼬教它们的孩子时，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严格，有时甚至会狠心地将胆小的那只从高处推下去。

只为证明，一个刺客，天生就要练就一身好功夫。

再次回到老家，黄鼬已经把家安到很多空院子里，一地的鸡毛随风而起。我猜想，这个狡猾的刺客，一定又偷杀了谁家的老母鸡，无疑，它的杀戮还在继续……